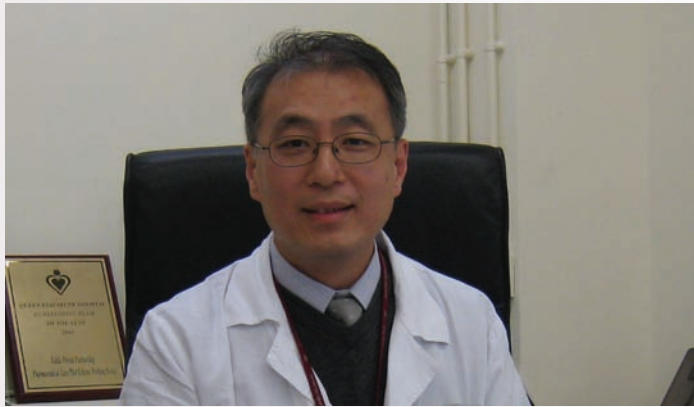


與Law化對談

「呢件事，我同大家share返」



Law化小檔案

羅國明 Law Kwok Ming Kenneth

九龍中醫院聯網藥劑部部門經理 / 伊利沙伯醫院藥劑部部門經理

曾為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擔任財政等工作

從DI到DM

印象中的Law化是個很「clinical」的人，而他在擔任部門經理之前就正正主要負責drug information (DI) 一職。「別人覺得困難的問題我卻有興趣做；做得多，自然經驗多，亦會有更多人找我，也就與外界有更多的聯繫」從多年的經驗中，Law化分享做DI最重要的是莫給自己壓力；放下自己是「drug expert」的心理包袱，遇上不確定答案的難題莫急於作出回應，亦不妨與同事交流意見。Law化亦分享了一個一直警惕着他的經歷：「剛入行時有一次醫生致電來查詢指病人對ciprofloxacin敏感，問可否使用nalidixic acid。當時雖然不太確定，但卻因放不下心中的自尊而答了可以使用。隨後查書發現兩者為同類藥物，便立刻致電更正，但醫生已憤怒不已。」

日積月累的經驗、知識除了令Law化成為一個成功的DI pharmacist外，原來也有助他擔任部門經理一職。「在一次有關治療轉移性乳癌的會議上，一位醫生分享了一個個案。患者是一位年僅廿多歲的女子，雖然測試結果顯示她屬HER2 (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2) 陰性，按治療指引理應不獲處方trastuzumab，但臨床觀察下該病人在接受trastuzumab治療後稍見療效。在臨床實況與經費運用等考慮下，究竟該病人應否繼續接受trastuzumab治療？管理層往往不能單純遵從指引，而是在兩難間作出決定。臨床的知識可有助了解前線的想法，再配合管理的角度，為病人提供最合適的幫助。」然而，藥劑師的培訓並不以擔任管理層為目標，對於部門管理，Law化有以下看法：「其實我們可反思管理層是否一定要由同業擔當？像前醫管局行政總裁蘇利民 (Shane Solomon)，他本身是文學士(社工)，並非醫護出身。」

Work-Life Balance

據說Law化經常留在藥房工作至8、9時才離開，在繁忙的工作以外又有什麼嗜好？「我的好處就是...沒有什麼嗜好！」話雖如此，Law化透露他有早上跑步的習慣。那麼家庭生活又有沒有被繁重的工作影響



呢？「還好，星期六、日一有時間便會陪伴家人，唯一遺憾是無法看顧小朋友的功課。」

不論公營或私營的藥劑部，都先後延長服務時間甚或提拱24小時服務，對不少藥劑師來說，在生理上、家庭、興趣的時間都需要適應和調整，亦因此成為一些同事離開醫院的其中一個原因，Law化又有何意見？「這是很自然的想法，同事決定去哪裡工作一定有自己的原因，例如工種、穩定性、時間、待遇、地點位置凡等因素」Law化並謂不擔心人才流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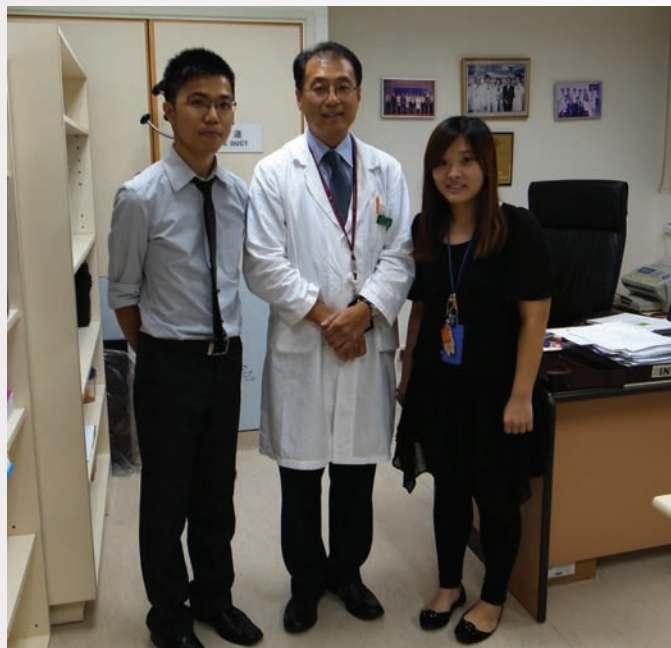
Law化從容不迫的回應令我想起了《誰搬走了我的乳酪？》(Who Moved My Cheese?)一書。乳酪山不見了，便去找另一個乳酪山吧。面對未來行業內的變化，我們接受改變之時也去想應變的方法，擔憂、壓力自然消失。

那些年，一個人的環遊世界之旅

談到這裡，是時候說一些輕鬆的事情吧。聞說Law化在回香港工作前曾經「環遊世界」，當初為何有這個想法呢？「在英國讀書受同學影響，夢想見識世界。在當地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遇上一個機會，便決定辭去工作、把屋出租，自己一人揹著背囊環遊世界。」那麼可否分享當中一些難忘經歷？「截順風車(hitchhiking)的時候，停下來載我的男女老



幼都有，主動幫助素未謀面的人，心想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很想了解他們，知道當中原因。」「很幸運一路上遇到的都是友善的人，一次在紐西蘭截順風車時遇上一位女士，言談間知道我是藥劑師，便我帶到她工作的醫院，甚至介紹那裡的藥劑師給我認識。」接下來談到陌生人大雨中倒車載他回家休息、為他煮飯、零下廿二度去位處室外的洗手間的體驗.....旅程上除了難忘的經歷，Law化亦感受到各種對人、生命及世界的看法。「我們中國人會期望子女出人頭地，但外國人第一句說的卻是希望他們的子女擁有愉快的人生。」



後記

「呢件事，我同大家share返」大概是我在整個訪問個程中聽到最多的句子。在接近兩個半小時的訪問中，Law化除了回答我們的問題外，也教了我們很多行內知識和歷史（例如駐院藥劑師的由來、流感針疫苗計劃等，實在不能盡錄）。訪問以外，普通科門診會議上亦經常聽到Law化說「我同大家share返」，分享醫院的經驗給一班在普通科門診工作的同事。其實整個行業的進步、發展是很依靠大家無私的分享，Law化樂於分享的態度，亦正正是我們一班編輯、撰稿人的信念。

郭綠雯
九龍醫院駐院藥劑師

黃亦夫
明愛醫院駐院藥劑師